



《朔漠雄列》(中国画) 姚瑶 作

当《黑神话：悟空》以惊世之姿席卷全球，无数玩家与观众在虚拟世界中惊叹于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东方神祇时，一个更为本真的问题被悄然唤醒：这些震撼人心的视觉符号，究竟从何而来？答案，深植于山西这片被时光厚待的土地。这里不仅是游戏的取景地，更是一座展现中华文明建筑、彩塑、壁画与石窟造像艺术的露天博物馆。夕阳下，山西青年画家姚瑶，正执笔立于暮色弥漫的古寺之中，与这片土地上的千年文明进行深度对话。她的画笔像是会说话，为那些沉默的神祇重新注入呼吸，在宣纸上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转译。

山西的文明之美，是一种沉淀了千年的、近乎凝固的庄严，带着一种北方特有的、在风沙与信仰中淬炼出的坚韧与神秘。泽州玉皇庙内，二十八星宿造像以其夸张的动态与极具张力的表情，打破了传统神祇的肃穆范式，仿佛星辰坠入凡间，带着人间的烟火与宇宙的浩瀚；平遥双林寺的韦陀像，身姿扭转如弓，肌肉线条在衣褶下贲张，将“力”与“美”的平衡推向了极致，被誉为“天下第一韦陀”；而双林寺那尊千手观音，千手如轮，法相庄严，每一只手掌都仿佛托举着世界的悲悯与智慧。这些文物是古人信仰与技艺的结晶，是文明在物质形态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它们静默地矗立在昏暗的殿堂中，等待着被看见、被理解、被重新讲述。姚瑶的灵感，正源于对这些古迹的长久凝视。她看到的不仅是造型，更是时间本身——墙上斑驳的划痕、被无数双手抚摸至光滑的表面、地上干涸的水迹，每一处都是故事，都是文明在呼吸。她所做的，便是用画笔去还原这些看不见的故事，将对大地和谐之美的感悟与时空维度的哲思，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

在技法层面，姚瑶国画人物的创作展现出一种极为突出的造型能力，这构成了她艺术语言的基石。她的走笔并非对前人的复刻摹写，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造像内在结构后的再创造。其笔下人物，线条优美而有力，张弛有度，虚实相生，自信又不失灵动。她深谙传统美学中“舍”与“留”的智慧，懂得在创作中做减法，将自己掏空，在痛苦与焦灼的挣扎中，完成与灵魂的交流，从而获得真正的成长。这种对“度”的把握，也体现在她的画面中：她不去追求纤毫毕现的白描，而是以高度的概括能力，速写般的灵动线条，捕捉神祇的精神内核与动态神韵。在古人造像艺术的基础上，她进行了平面视觉艺术的再创作，将三维的彩塑转化为二维的笔墨语言，却并未损失其原有的空间张力与情感深度。在数字技术可以轻易复刻造像的今天，她依然选择用最笨拙、最耗时的传统笔墨去重塑这种空间张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艺术本体的坚守。她笔下的神祇，简单、鲜活、亲切、潇洒，既有古典的庄严法度，又蕴含着当代的生命感知，具有一种独特的、直击人心的画面张力。她的创作普遍采用大尺幅呈现，每一幅成品都耗时数月，这种为大场面而生的创作自觉，不仅让画中“主角”散发出强大磁场，更宣示着她自身超越寻常女性的气魄与野心。

姚瑶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静与定力，她的作品，兼具守正创新的激情与历尽沧桑的沉思。她自幼年萌发绘画兴趣开始，到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后不断研修精进，始终在能力与内省之间寻找平衡。艺术成长布满荆棘，是从单纯的热爱，走向与困难抗争、在挣扎中突破的过程。这份执着，让她在追梦的年纪不敢有丝毫懈怠，她带着一股执拗的狠劲，誓要在人生剧本里弄清“我是谁”。她选择独自在古建筑内进行绘画创作，在那些远离尘嚣的殿堂里，以安静的心、纯粹的念，凝视文明之美。她逐渐体悟到，世俗的看见往往只是表象，唯有剥离喧嚣后的纯粹感受力，才是通往艺术真实的桥梁。工具材料的拓展、技法的磨炼，都是她在试错中不断挑战自我、寻找适合之路的动力。这份执着与纯粹，让她得以将山西千年的文明精髓，从斑驳的墙壁与褪色的彩塑上剥离，转存于宣纸之上。她的画作，不再是私人的情感抒发，而成为一种公开的文明回响。

在姚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以深厚的技、独特的艺、执着的力，完成了与山西千年文明的对话。她为神祇绘骨，既有视觉造型的筋骨，也有华夏民族的风骨，这些彰显文化自信的根与土，为这个时代的我们，重塑了一条通往精神故乡的路。在她的笔下，那些古老的造像不再是文博场所里沉默的展品，而是活着的、呼吸着的文明本身，在宣纸的方寸之间，熠熠生辉，呼之欲出。

云海藏心事 山河寄深情

薄 鸿

近日，借着在太原铜锣湾国际影城举办的“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的契机，我在影院内又一次观看了《庐山恋》这部经典电影。当银幕光影缓缓亮起，1980年庐山山间的那段情愫，再次铺展在眼前。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是吗？哦，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重拍一张吧。”

云雾漫过庐山山谷，相机快门轻轻一响，归国华侨周筠与青年耿桦就此相逢。

1980年上映的《庐山恋》，诞生于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的年代。它没有激烈曲折的矛盾纠葛，没有狗血复杂的爱恨情仇，只借庐山云海、落日、流霞，铺展开一段干净纯粹的爱恋，成为刻在几代国人记忆里的经典。

影片中两位主角的塑造极具反差美感：张瑜饰演的周筠生长于海外，性格坦荡热烈、敢直白袒露心意；郭凯敏饰演的耿桦温和内敛，不善表达，心底却藏着不曾动摇的赤诚。彼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耿桦背负家庭带来的压抑，行事克制谨慎；周筠带着海外生长的自由坦荡，主动靠近、坦诚倾诉。二人相伴漫游庐山，从初见的拘谨试探，到慢慢生出惺惺相惜的情愫。没有刻意的讨好，没有现实利弊的权衡，这份心动朴素又真诚。

山间云雾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亦是男女主角心绪起伏的直观写照。镜头以山水气象呼应人物心境：二人初遇、暗藏羞怯之际，薄纱似的轻雾缠绕峰峦，衬出青年欲言又止的朦胧心动；心意互通、两心相悦之时，落日熔金铺满山谷，漫山霞光映衬双向奔赴的热忱；依依惜别、万般不舍之日，绵绵烟雨笼罩群峰，将离愁与来日重逢的期许尽数收纳。三叠泉、含鄱口、花径、五老峰，庐山各处胜景从不是单纯的故事布景，而是承载情绪的载体。影片以舒缓温润的镜头语言，将儿女心事融入层峦云雾，人在山水画卷中漫步，情愫随风光流转，造就独属于国产老电影恬淡悠远、余味悠长的东方美学。

片中载入中国影史的那一吻，青

涩、羞怯而庄重，短暂一瞬，却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这一吻超越了儿女情长，是思想解放的象征，也是坦荡追逐美好、勇敢奔赴热爱的时代注脚。正是这一吻，让简单的爱情故事，拥有了厚重的时代分量。

全片最动人的经典台词，是二人立于含鄱亭远眺群山时共同说出的：“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这句台词让《庐山恋》超越了爱情片的局限。庐山之恋不只是爱人之恋，更多了山河之恋、故土之恋、家国之恋。“树高万丈，叶落归根，这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念想。”周筠虽漂泊海外，却始终心系华夏山河，对



电影《庐山恋》剧照

祖国的山川文脉满怀赤诚。耿桦身处困境却初心不改，潜心求学，心怀报国理想。二人的相知相爱，不仅是灵魂的契合，更是海内外青年对故土山河的共同眷恋。他们游历庐山、畅谈古今，在山水之间诉说家国情怀，让儿女私情扎根在家国大义的土壤之中，让这份爱恋格局开阔、意蕴深远。

如今再回望《庐山恋》，不难发现影片叙事节奏平缓，戏剧冲突相对平淡。但这种平淡并非短板，而是创作者刻意的选择。影片摒弃强烈的戏剧化桥段，用松弛自然的叙事，还原青年人最本真、不加修饰的心动。

几十年岁月流转，庐山云雾岁岁往复。坐落山中的影院常年循环放映这部影片，这是独属于《庐山恋》的荣誉。世间情爱故事不断更迭，唯有这段上世纪80年代的爱恋留存着独属于一个时代的纯粹。真正动人的感情从不需要堆砌华丽辞藻，当爱慕与青山云海相逢，与家国理想相融，便能穿越漫长岁月，始终留存温柔力量。

光影不曾老去，赤诚与山河之情，永久留存。

用笔墨与山西千年文明对话

于家睿



葡萄架下(落叶印) 张灯 作

快乐自足(篆刻) 李泽峰 作